

论)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

「美」大卫·萨夫 吉儿·萨夫 著
童俊 丁瑞佳 译
李小龙 校订

Object Relations
Family Therapy

深谙客体关系理论精髓

集合十五年家庭治疗经验

综合前辈精神分析家的智慧

为你呈现当代精神分析的新趋势



作者：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 华盛顿精神科学院院长

译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武汉市心理医院主任医师

赵旭东 丛中 曾奇峰 联合推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
家庭治疗

身体与家庭治疗

作者：(美) 詹姆斯·H·曼尼 著 王德林 译

ISBN 7-309-05111-9

定价：35.00元

中国家庭治疗

中国家庭治疗

中国家庭治疗

中国家庭治疗



作者：(美) 詹姆斯·H·曼尼 著 王德林 译
ISBN 7-309-05111-9
定价：35.00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

〔英〕大卫·萨夫 吉儿·萨夫 著 童俊 丁瑞佳 译 李小龙 校订

Object Relations

Family Therapy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美)大卫·萨夫(Scharff,D.), (美)吉儿·萨夫(Scharff,J.)著;童俊, 丁瑞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7

书名原文: Object relations family therapy

ISBN 978-7-5100-4851-7

I. ①客… II. ①萨… ②萨… ③童… ④丁… III. ①家庭治疗—精神分析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1887号

Copyright©1991,1987 by David. E. Scharff and Jill Savage Scharff

First Rowman & Littlefield edition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int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s.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

著者: [美]大卫·萨夫 吉儿·萨夫

译者: 童俊 丁瑞佳

校订: 李小龙

责任编辑: 曹文

装帧设计: 大铭

出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 张跃明

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34.5

字数: 488千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07-4573

ISBN 978-7-5100-4851-7

定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心现实和家庭现实

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已有研究者试图从家庭或者婚姻角度来了解个体,但家庭治疗的正式兴起被认为开始于五十年代。在那 10 年里,后来的一些重要人物进入家庭治疗领域,如 Bateson 等在 Palo Alto(美国西部城市)开始进行交流过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Jackson 在此基础上创建了 MRI(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Satir、Watzlawick 以及 Haley 也被相继邀请进入这个团队,他们后来分别发展出 Experiential family therapy、Brief therapy、Strategic family therapy 等治疗方法。除他们外,还有 Bowen、Böszörményi-Nagy 等,他们也在这个时候登上舞台,并慢慢发展出自己的治疗方法,如 Bowenian family system therapy 和 Contextual therapy。

家庭治疗的兴起有很多背景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对精神分析的修正。精神分析是 20 世纪中叶心理治疗的主要流派,也是家庭治疗当时主要的对话对象。许多早期家庭治疗师都受过精神分析的完整培训,如 Ackerman、Bowen、Lidz、Jackson、Munichin、Wynne 等。他们中的一些

人不满足于精神分析对问题的解释模式,试图寻找新的治疗方法。他们和精神分析划清界限,认为二者的方法论、认识论完全不同,如认为家庭治疗的主要立场是系统论、循环因果、人际取向,精神分析的立场则是强调内心冲突、潜意识幻想以及治疗关系。极端如 Jackson、Minuchin 等,其立场和精神分析截然对立。Minuchin 就认为,在不考虑家庭相互作用的时候来理解个体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精神分析则坚持认为,尽管个体问题发生于家庭环境下的性格形成时期,但此时此地的问题已经内化在个体的人格中,在治疗个体会见家庭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精神分析师认为家庭治疗只是在表面和外部做文章,而家庭治疗师认为精神分析师有“长期的近视”,二者充满了猜疑和轻视。

也有些家庭治疗师试图调和二者,这种调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早期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在家庭水平上应用一些动力学的概念和思路,如 Bowen、Nagy 以及更早的 Ackerman 等;另一类则是基于客体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治疗师和来访者的互动,这种互动被 Sharff 等应用到家庭治疗中,并发展出客体关系取向的家庭治疗,即本书《客体关系家庭治疗》中的内容。

20 世纪上半叶,在其他学科中发展出来的一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在 50 年代后成为家庭治疗的主要范式,该范式对“为什么”这种问题并不感兴趣。相较于原因,其更注重循环(recursion, circularity),将家庭中个人的问题看成家庭成员相互影响的结果。控制论的重要概念“反馈”也被引入家庭治疗当中,“好”和“坏”这种判断概念被“正反馈”和“负反馈”所置换。家庭系统具有自我纠正(self-corrective)的机制,并会达到一种内稳态(homeostasis),因此家庭中的问题个体往往只是家庭问题的索引。精神分析的自体论隐喻将家庭视为一个由不同零件组成的机械,而系统论的隐喻则将家庭视为一个能够自我平衡和发展的生物体,前者关注机械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部分的冲突,后者则认为系统大于部分之和。90 年

代之后,这种情形有所修正,第二控制论(观察者不能独立于被观察的系统之外)和社会建构主义(人际、社会的相互作用建构了家庭话语)对家庭治疗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家庭治疗师不再被认为是独立的无偏见观察者,故事是被多个个体在某一特定社会文本背景下创建出来的,治疗师则是和来访家庭合作,重新制作新的故事。这种转向意味着对个体叙事的重新关注,也鼓励家庭治疗师从精神分析的视角重新进行思考。

精神分析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其 100 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模型,弗洛伊德自身就至少有过三次大的改变(创伤理论、拓扑学理论和结构理论),后来发展出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均有其自身的理论立场。但这些理论也有相当的共同性,其重要概念如移情、工作联盟、投射性认同等虽然都是人际作用的产物,但其主要的工作点还在心理内部(intrapsychic)。即使如此,精神分析理论资源中依然有很多人际(interpersonal)理论的位置,这也是精神分析理论在家庭层面能够进行工作的地方。客体关系理论是二战后在英国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范式,在开始并不被正统分析师接受,后来却逐渐成为精神分析的主流之一。

本书作者即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接受了家庭治疗的思想,而 70 年代初在伦敦 Tavistock 诊所受训,那里正是克莱茵学派的大本营,之后回到了美国试图综合二者,并在多年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基础上,于 1987 年完成了本书。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可以归属于精神分析,也可以归属于家庭治疗,但这里的家庭治疗并非是以系统思想为指导范式的家庭治疗,其差别可以在治疗长度上表现出来。客体关系家庭治疗没有确定的时间限制,从 45 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一周一次或者两次,持续时间视需要而定,但平均是两年时间。而一般的系统式家庭治疗时间则要少得多,多数时候不超过 10 次。原因就在于前者还是秉承精神分析的基本准则,不以症状改善来评估治疗成功与否,强调的是掌控发展性应激的能力,因此不会在早期就

终止治疗,而后者更多是速战速决,和家庭不发生太多的情感联系。

相对而言,家庭治疗聚焦于家庭现实,精神分析聚焦于内心现实。客体关系家庭治疗试图在二者之间游走,既和家庭现实一起工作,又试图让家庭成员从潜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并学会处理自己和其他成员的投射性认同。这种工作方式的难度会超过通常意义的家庭治疗和精神分析,治疗师需要承载不同家庭成员带来的痛苦混乱,既不能置身事外、隔离情感,又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家庭治疗做成个体治疗。由于内在焦点的歧异,将家庭治疗和精神分析进行整合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本书则是这种努力中的一个杰出代表,虽然发行已经超过20年,但已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1990~1993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学习、研究家庭治疗,博士生导师是Helm Stierlin。他是精神分析师,也是家庭治疗师,是系统家庭治疗海德堡小组的代表人物。他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派遣理论,其实也是一种将精神动力学与家庭动力学结合起来的努力。他认为,根据自己是否在本我、自我、超我层面有未能满足的愿望,父母会通过向子女下达使命、让子女与自己形成孝顺与忠诚的纽带,来赋予后代生命以特别的意义。这是普遍而基本的代际传承形式,但几种偏异的派遣形式与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紧密相关。以我之见,这几种偏异形式很像是儒家家族主义从正面强调的家庭动力学特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精神动力学、家庭动力学与中国家庭现实的结合之处。

中国传统上被认为是家族至上的国家。较为贬义的说法是,中国家庭过分粘黏,界限不清,没有完成分离和个体化的任务。褒义的说法则是,中国家庭的差序格局减少了人际成本,提高了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无论是将其作为背景因素,还是作为工作对象,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都会关注家庭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苦难,历史创伤会给家庭留下印记,这些印记可能会通过代际传递下去。而当今中国处于快速变

迁的时代过程中,家庭和个体心灵都在急剧变化中,各种新形式纷杂出现,比如4-2-1家庭、移民家庭、留守家庭等,其中激烈处也可能会撕裂一些家庭。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正如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一样,也不存在一个理想的中国家庭。有各种家庭,也有各种中国家庭,治疗师要做的更多的是去面对一个个家庭。

自从1988年Stierlin教授、Simon教授等德国治疗师通过“中德班”将系统式家庭治疗传播到中国大陆以来,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本人回国19年来的临床实践,也基本验证了我当年的看法——系统家庭治疗好像是发明来对付家族主义的副作用的,但同时对中国家庭面对的现代问题也有用。当然,中国家庭的问题较复杂,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手段来进行解读和干预。非常希望本书阐述的客体关系家庭治疗的理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

2009年,我被选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0年4月12日,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家庭治疗学组成立;2010年,我们10多家单位联合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我国家庭、婚姻、亲子关系问题的综合筛查评估与干预示范研究。本书的翻译即是该课题的成果之一,希望能对国内的同行有所借鉴。

赵旭东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2年4月22日

性与爱是推动人类所有行为的驱力

当今世界，三百六十行每个行业都有其创始人。如果说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的话，那么心理治疗行业的祖师爷应当是弗洛伊德。自从1895年《歇斯底里研究》出版、1900年《梦的解析》问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将精神分析理论学说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应用于临床实践所开展的心理治疗，叫做“精神分析法”。

精神分析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治疗方法。继精神分析之后，新的疗法不断出现，比如认知行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家庭治疗、团体治疗等。其中，很多疗法的创始人都是在认真学习了精神分析之后，才创立和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疗法。精神分析法能够最细微、最深入地发现人类心灵的奥秘，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高智慧。精神分析法已经被公认是心理治疗和咨询师最基础的必修课程。

一百多年来，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经历了四代学人的发展。如果说弗洛伊德是第一代的话，荣格、霍妮、阿德勒、弗洛姆、沙利文等，应该算是

第二代，他们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但是他们普遍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所以第二代学人的理论学说又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或“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安娜·弗洛伊德所发展的“自我心理学”、梅兰妮·克莱茵所提出的“客体关系理论”、鲍比的依恋学说等，算是精神分析第三代学人的贡献，他们几乎全部都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两岁以前母婴关系对婴儿心理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而第三代学人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专家名字还有很多，比如温尼科特、马勒、比昂、费尔贝恩等。科胡特提出了“自体心理学”，因此他可以算是精神分析的第四代学人。此外还有沙利文人际关系学说的发展分支“人际精神分析疗法”等。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向美国的同行介绍我是“精神分析师”，他们回应我的眼神经常有两种，一种是“羡慕”，另一种是“不屑”。投来“羡慕”眼神的学者，他们知道一个人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是要经过漫长而严格的精神分析培训过程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都是很高昂的。所以，取得“精神分析师”名号往往是令人羡慕的，这似乎也意味着一种“权贵”，介绍自己是“精神分析师”也颇有些自恋的味道。而“不屑”的眼神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是：哎呀，老古板，现在谁还做长程的精神分析治疗啊！现在大家都在做认知行为治疗，做短程和团体治疗，谁要说自己是“精神分析师”，那一定是“老朽”啦！

是的，从精神分析创立至今，世界上已经发展出一千多种疗法。但是，认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和精神分析疗法三足鼎立，被认为是三种基本疗法，其他各种疗法都可以视为这三大学派的衍生品、杂交品，或者叫做“整合—折中的疗法”。比如，认知分析疗法就是认知疗法与精神分析疗法的“杂交产物”。有时候，这种“杂交品”似乎在某些方面会更加具有独特优势。

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疗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一种

针对个体的长程治疗方法。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很多精神分析师仍然会在工作室里摆放一张斜靠背的沙发,让病人在其上做自由联想,以显示他们是弗洛伊德的真传弟子,他们坚持为来访者做长程的、个体的精神分析治疗。

国内有一位资深心理学教授,他多年来很想学习精神分析,可是精神分析文献浩如烟海,他不得要领,每每难以入门。一次朋友聚会,这位教授很客气地求教,希望我们这些多年学习精神分析的同行能够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把弗洛伊德理论说清楚。我当时回答说:“用一句话很难把精神分析说清楚,但是用两句话大概可以说是说清楚的。第一句话,弗洛伊德学说是想告诉我们,人是肉长的,饿了就要吃东西,这是本能欲望决定的;第二句话,客体关系理论说,婴儿饿了的时候要喂奶,而具体吃谁的奶、由谁给孩子喂奶,这是一个人际关系问题,因为孩子不仅是吃到了妈妈的乳汁,更是体会到了妈妈给孩子喂奶时的呵护和全方位的母爱。”

性和爱,是人类生存中的两大主题。如果说弗洛伊德主要探讨了人的生物属性,特别是性欲望(本能)的话,那么,客体关系理论则主要强调人际关系,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个体对爱的渴望、人与人之间爱的表达与传递,它们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和解读依据。性欲望和对爱的需要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并列第一的内驱力,推动着人类的各种行为。因此,弗洛伊德学说与客体关系理论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理论整体。

如果说世界精神分析有几个热点地区的话,第一个热点地区是欧洲;后来,第二个热点地区是美国;现在,中国的心理治疗队伍正在迅速崛起,大家学习精神分析的热情与日俱增。近十多年来,中国除了“中德班”、“中挪班”,今年又有了“中美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项目一旦贴出招生通知便会立刻爆满。在2012年4月武汉市心理医院主办的“中美班”开幕式上,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家感慨说:“二十一世纪,世界精神分

析的热点在中国。”

近年来,中国的心理治疗师们经常会问:学习精神分析,如何入门?我建议,最好还是先从弗洛伊德学说学起,从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症结、欲望、压抑、心理冲突等概念开始,从有关神经症的理论和治疗技术开始,这是进入精神分析庞大领域的最佳途径。1997年至1999年的“中德连续培训项目——精神分析组”的培训,德国老师就是带领中国学员首先从经典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学起的。

在临床上,很多神经症病人的症状与性压抑有关。例如,某大一女学生为了早睡觉、集中精力抓学习,戒除了多年来的性自慰行为,结果却出现了怕脏的强迫洗手行为。当她重新恢复性自慰之后,强迫洗手的症状就消失了。这样的案例,用弗洛伊德学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其强迫症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性的压抑,以及性驱力受压抑之后的转移和释放。

弗洛伊德学说重视潜意识中的创伤和症结,重视被压抑的性欲望,主要用于个体长程治疗,强调解释和领悟。精神分析治疗就是把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变成意识层面的内容,特别强调在治疗中对移情与阻抗的处理。但是,弗洛伊德学说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太过强调潜意识创伤和性欲望的压抑,比较轻视人际关系,特别是母婴关系对婴儿心理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轻视每个人内心对于爱的需要与渴望。临床上,的确有很多神经症案例难以用“创伤或性欲望的压抑、妥协”来解释。比如,某女36岁,离婚8年,离婚后住在妈妈家,怕脏,强迫性洗涤8年,每当有人碰到她的衣服时,她就认为沾染上了大便,就会立刻去洗衣服、洗手,反复洗涤。在心理治疗会谈中我们了解到,她离婚后经常进行性自慰,所以在性的方面她没有明显的压抑;但是她住在妈妈家里,妈妈经常闯入她的房间收拾东西,她刚换下来的卫生巾也会被妈妈扒拉出来,妈妈还会偷看她的离婚日记。对于妈妈的这种侵入行为,她虽然愤怒都不敢表达,毕竟是住在妈妈家里。她的愤怒情绪就这样被压抑下来,然后演变成了“强迫洗涤”的症状。

当病人在会谈中表达了对妈妈的愤怒,意识到了她对前夫的愤怒以及对母爱的渴望之后,她的强迫症状就立刻消失了。这样的案例给我们的启发是:心理症状不仅是个体心理冲突的产物,同时是人际关系问题的表现。

以客体关系理论的视角解读抑郁障碍、人格障碍、进食障碍等临床现象,解读移情与阻抗,往往会取得更有效的治疗推动作用。

精神分析治疗不仅被应用于个体治疗,还可以应用于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单位所开展的心理治疗。除了大家熟知的结构式家庭治疗和系统性家庭治疗,家庭治疗还有一个重要分支,那就是“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即以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为指导、采取人际关系取向所发展起来的家庭治疗。例如,一个12岁的女孩患严重厌食症两年多。在会谈中我们了解到,两年多前女孩的妈妈早出晚归,开餐馆、卖早点,辛辛苦苦挣点儿钱就给女儿交学费,报名参加“奥数班”。女儿很善良、很懂事,很能体谅妈妈挣钱不容易,于是就拼命学习。两个月后,女儿在奥数竞赛中取得了第一名。妈妈高兴极了,然后更早地起床卖早点,把挣来的钱全部给女儿报名更多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女儿也更加拼命地奔忙于各种学习班。直到有一天,女儿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无力坚持,痛苦至极,无法兑现妈妈的期望,于是患了厌食症休学,再也无力去参加任何学习班。对于这个案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女儿是存在压抑和心理冲突的,似乎应该对这个女儿开展个体心理治疗,但是从人际关系或家庭互动的角度来看,有问题的不只是女儿,还有妈妈,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妈妈与女儿的互动关系出了问题,妈妈不懂得女儿的辛苦学习、报恩之心,没有体谅到女儿的辛苦,没有想到她给女儿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像这样的临床案例,如果只用个体心理治疗去治疗女儿而不去治疗妈妈,不去处理女儿与妈妈的互动关系的话,女儿的厌食症往往是很难治愈的。

如果说精神分析个体治疗的基本要素和原则是倾听、回应潜意识、解

释、发展内省力以及通过处理阻抗、移情和反移情来促进理解和成长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家庭治疗的主要特征就是评估发展水平、防御、阻抗和焦虑、小组精神分析技巧、移情和反移情、家庭治疗中个体和夫妻治疗的顺序,以及游戏的角色和针对养育儿童的家庭的其他技巧。

如果说精神分析取向的家庭治疗是沿着内心人际关系的连续谱来认识这些复杂的事物的,那么,客体关系理论为针对个体本身和家庭系统的动力的理解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语言。客体关系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精神分析性家庭系统方法的可能性,因为它源自发展于人际关系观点的心灵内部的精神分析理论。

大卫·萨夫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国内在2009年就曾经翻译出版了他的两本著作——《客体关系入门》和《性与家庭的客体关系观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当前这本《客体关系家庭治疗》是大卫·萨夫的又一力作。

大卫·萨夫受过精神分析及家庭治疗、团体治疗等训练,跟他的同事们一起勇敢探索、大胆创新,试图以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来解读家庭互动关系,他们积累了15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写成了《客体关系家庭治疗》这本书。他们将症状视为改变家庭困难的错误尝试,将家庭看成是一种不能适应变迁的人际控制系统,个人的问题是家庭系统紊乱的表现,问题是家庭引起的。他们将客体关系理论提升为架在个体和家庭治疗之间的一座桥梁,坚持认为内省是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出现的,修通则是用于巩固成效。

客体关系家庭治疗,可以看成是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与家庭治疗、团体治疗的“杂交品种”,以家庭和人际关系为取向,在解读症状的人际关系因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作者在书中介绍了相关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诸如阻抗、移情、修通、内射认同、投射认同、核心关联、抱持等概念和技术在家庭治疗中的具体应用,并具体讨论了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

庭关系特征以及客体关系治疗方法,尤其是夫妻互动中的客体关系治疗,更显现出作者的创作热情与智慧。因此,《客体关系家庭治疗》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填补了国内客体关系家庭治疗方面专业著作的空白,扩展了读者的视野,扩大了精神分析疗法的应用范围。

该书的译者童俊和李小龙,都是国内精神分析学界首屈一指的学者,丁瑞佳也是精神分析学界的后起之秀,他们选择翻译大卫·萨夫的这本书真可谓“慧眼识珠”。《客体关系家庭治疗》交由他们来翻译,我相信大卫·萨夫应该是很放心的,因为书中的很多专业名词概念都被准确地翻译成了中文,语句也翻译得非常流畅生动,这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的阅读。

该书最见长的部分是如何将客体关系理论具体应用于解决临床具体问题,书中还附有一些临床案例,以便读者理解他们的理论概念和操作技术。作者是假定读者已经充分掌握了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概念之后才来阅读这本书的,因此作者在理论部分只花了很少的笔墨。所以,这本书可以视为《客体关系入门》的进阶教材,适合对精神分析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以及对此理论和实践有兴趣爱好的人士阅读。如果读者还没有充分地了解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建议读者把大卫·萨夫的《客体关系入门》和《性与家庭的客体关系观点》放在手边一起阅读,就会更加清晰明了。

我相信,该书的翻译出版肯定是精神分析在中国热点地区升温发展的又一把干柴!

丛 中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2年初夏于北京

专业地活着

人活着为了什么？或者说，一个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是什么？这是精神分析这门学问研究和试图回答的问题，它因此也叫心理动力学。一百多年过去了，通过无数勇敢而智慧的人的探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相当圆满了。

1900年前后，“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活着，是为了满足与生俱来的性驱动力和攻击驱动力的需要。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理论，也是人类的理智之光首次照入自己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非理性的精神深处。从此以后，无论什么关于人性的看法，如果不落脚到这两个驱力层面，就算不上深刻。

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克莱茵为首的精神分析师们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与弗洛伊德有些不同的是，克莱茵学派的答案来自对婴儿和儿童的大量临床观察——而弗洛伊德的观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有限——他们的回答是：人活着，是为了寻求客体或者客体的回应。简单的一句话，奠定了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也制造